

蘿

摩

亭

札

記

羅摩亭札記卷三

徐溝喬松年

天左旋日右旋中土謂之左旋者赤道外謂之右旋中土謂之右旋者赤道外謂之左旋然中土之自東而西者何以名之爲左旋自西而東者何以名之爲右旋乎當正其名曰東旋西旋東旋者自中而東以及西也西旋者自中而西以及東也天之爲體冬至起極之下春分起極之左夏至起極之上秋分起極之右至冬至而復起極之下日則冬行北陸春行西陸夏行南陸秋行東陸至冬而復歸北陸北陸卽極之下冬至天體所起之地也要其所行之西陸南陸東陸皆在

極之下以旋極者中也惟中故自北而南自南而北而寒暑得其中惟中故自東而西隨天以旋而晝夜得其中矣天下之道中則正正則極天樞以極名而又以北極名者因中土而名之也其實以極名之而已故聖人有道謂之執中亦曰建極 段懋堂說

雷公電姥甘氏星經有之

張湛注列子曰自地而上皆天也楊倞注荀子曰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佛書所謂天者多指人世

日月五星高下之次土木火日金水月

斗七星樞爲雍州璇爲冀州璣爲青州竟州權爲徐州揚州

衡爲荊州開陽爲梁州瑤光爲豫州

見博雅

駸子陵與光武帝宿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事固叵信然就其義解之只謂忽有一星非常見者無可指名故謂爲客星非此星遂名爲客星也桑悅客星亭記乃謂客星爲災凶之星鑿而迂矣

杭州許周生鑑止水齋文集一條云西士言近三十年測得五星外尙有一星形小而行遲在赤道規上約八十餘年可一周天按大集經云大星宿其數有八所謂歲星熒惑鎮星太白日月荷邏侯西士所新得者其卽荷邏侯歟予按今之星實多於古愈窺則愈出西士於五星之外復得一星理

容有之然未敢定其名大集經所謂荷遷侯恐與辰之羅暉相近而誤且大集經列八星其七星用中國名一星獨用梵語殆亦未足據也

紫蓋黃旗謂氣似蓋與旗非真物也 薛道衡隋帝頒紫蓋黃旗之氣

漢武帝太初元年史記以爲焉逢攝提格是甲寅通鑑以爲彊圉赤奮若是丁丑班書則曰丙子 由是言之今之干支但以紀年終未知其是否彼以干支推祿命者亦何所憑哉 玉帳在月建前三位正月建寅則己爲玉帳

淮南天文訓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己爲平午爲定未爲執

申爲破酉爲危戌爲成亥爲收此言建除之始

張華荅何劭詩注引之

西洋指目十二躔次白羊卯金牛陰陽巨蟹子獅子

雙女天秤酉天蠍人馬磨蝎午寶瓶雙魚見李之藻渾蓋

通憲磨蝎之形羊頭魚尾

寶瓶 磨蝎 人馬 天蠍 天秤 雙女 獅子 巨蟹

陰陽 金牛 白羊 雙魚 此十二宮同同治歷亦用

此名與西洋同

同同歷法其元起於隋開皇十九年己未之歲其法以三百五十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

閏日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歲之爲義從步從戌同同歷法自白羊宮推起白羊戌也蓋取從戌之義

黃瑜撰
魏歲鈔

西洋謂天地間有四行水也火也土也氣也

五嶽衡山去中國絕遠常以爲疑前人固有兩說一謂是湖南之衡一謂是瀟之霍詩傳書傳周禮大宗伯注皆言南岳衡山而未指其地周禮大司樂注乃曰衡在荊州此謂湘南之衡爲南岳也爾雅霍山爲南嶽郭注曰卽天柱山瀟水所出說苑亦以霍山爲南岳此謂瀟之霍爲南岳也風俗通曰衡山一名霍廟在廬江瀟縣隋書開化縣有衡山開化卽瀟

所分則是霍山一名衡山詩毛傳書孔傳固未目爲湘南之衡安見不卽指瀟之衡何必定以屬之湘南乎揆鄭康成注大司樂指爲在荊州者殆因爾雅又有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一條心疑衡之爲嶽旣在江南則非瀟之山矣故以荊州之衡當之不思此條但舉其地之名山並非指以爲嶽此五句內卽無嵩山可知非舉以爲嶽何必以湘之衡代瀟之霍耶自康成有此語孔穎達作書疏詩疏遂承其意謂是湘南之衡漢武移其神於瀟之天柱且以爲景純所言凡九十四字支蔓繚繞似闢似信語意不僚爾雅郭注只卽天柱山瀟水所出八字那得如許煩言然穎達於書疏

詩疏禮王制疏皆著此九十四字不知何所本而言之賈公
彥作周禮大司樂疏中亦著此九十四字而其末案語則曰
潯縣霍山一名衡陽山則與衡嶽異名實同或曰荊州之衡
山亦與廬江潯縣者別也是公彥尙未肯決定其於大宗伯
疏乃曰霍山卽唐時霍山在壽州公彥此語小誤衡山今在
廬州是公彥亦指爲在潯之霍矣大可怪者邢昺作爾雅疏
正當發明郭注乃於霍山爲南嶽條下轉引孔穎達疏全錄
之亦未思穎達所說郭云二字有何依據以僞郭解真郭不
亦使景純抱冤乎 史志漢書廬江郡潯縣有天柱山有祠
長沙國湘南有衡山有祠晉書潯有天柱山有祠湘南未言

有衡山隋書華陰有華山嵩陽有嵩山恒陽有恒山魯郡博
城有岱山衡山郡有衡山而未加以岳名開化縣有衡山天
山開化卽濤也至唐書乃曰華陰有嶽祠登封有嶽祠乾封
有嶽祠卽博城衡山有嶽祠霍山卽開化但言有霍山而未言有
嶽祠是唐人始定湘之衡山爲嶽也唐志於真定不言有恒
山不可解 愚按漢文時分九江爲衡山國卽今六安廬江
之分境霍山在其境內旣以衡山名國則是霍山一名衡山
炳然可知穎達謂漢武移湘南衡山之神於濤之天柱因郊
祀志漢武登禮濤之天柱山號爲南嶽遂以致疑別無移神
明文又揣六朝偏安江左必以爲濤之衡霍在北於方位不

相稱湘之衡山在南又有康成一語可循遂指湘衡爲南嶽
唐人不加察遂移於湘中湘中之衡固是名山荊州之鎮但
未必是南嶽正義又謂湘中之衡一名霍則於他書無徵不
如潯霍之一名衡爲有據也

左傳襄三年克鳩茲至于衡山杜注衡山在義興烏程縣南
此又一衡山括地志會稽山一名茅山一名衡山則又一衡
山矣

洛陽爲天下中而登封尤爲至中歷代測景皆就陽城作臺
陽城卽今登封

大禹之世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

里受水八千里博雅本朝陳厚耀謂地徑二萬二千九百十八里地周七萬二千里

鄒子謂中國九州之外別有九州大瀛海圍其外所謂八極也在秦漢時頗疑其說之誣以今觀之則海外復有九州之說殆不虛耳

山以南爲陽以北爲陰水以南爲陰以北爲陽

黃帝陵在橋山漢之陽周今之中部縣也或者謂在媯州今宣化懷來縣亦有橋山謂是黃帝葬處蓋以魏書太宗紀秦常七年如廣寧幸橋山遣使者祠黃帝唐堯廟廣寧今宣化地也愚按此文言祠而未言塚黃帝都涿鹿卽今保安州地

與懷來相近廣寧橋山或有黃帝祠而祭之耳若冢自在上郡陽周之橋山不在廣寧之橋山也

橋山者山海經云其山下水流通行故謂之橋山漢書上郡陽周縣南有橋山山上有黃帝冢莽曰上陵時水經注走馬水出陽周故城南橋山魏書陽周有橋山亦如漢書寰宇記貞寧縣卽古陽周亦引此語按漢陽周屬上郡爲今延安府安定縣地後魏移其名於趙興郡爲今慶陽府貞寧縣地寰宇記誤以魏之陽周卽漢之陽周以橋山屬之貞寧故作志及考據者皆沿其誤漢陽周地廣今安定縣爲陽周故治而橋山實在鄜州之中部縣黃帝冢載在祀典其在貞寧者名

子午山其山脈亦與橋山相屬而非黃帝葬處也近人類書列橋山於

貞甯誤也

曲沃亦有喬山在縣東北四十里太行之支山有軒轅祠山中有洞其深無際山覆洞上如橋狀出五朝志隋書地理志亦載之寰宇記則未列此山 余按封隆之斛律金傳圍喬山之寇當卽此山此非黃帝所葬而亦有軒轅祠蓋傳會爲之五代志喬山在涿郡懷戎縣此又一喬山懷戎乃後漢上谷之潘縣 山東青州府亦有喬山

帝堯陵相傳在濮州乾隆四十五年錢籛石侍郎

載

上疏以

爲在平陽部駁其說再疏辨之終格於部錢疏大意謂史記

凡古帝王書葬地者皆非崩於所都之地也不書葬地者皆崩於所都之地也堯都平陽卽葬平陽特自呂覽造爲堯葬穀林之語以致劉向皇甫謐沿其謬誤至鄭道元水經注歷叙諸家之說謂堯葬濟陰成陽者而斷以書疑志疑蓋道元不以諸家所說堯葬濟陰之言爲是乃後人轉引水經注以證諸家實爲大誤當據王充所言定爲平陽云云予按錢說頗爲近理較之移北嶽於渾源之論更爲允愜北嶽獲從所請而堯陵未獲釐正亦事之不平者也乾隆初年修一統志於平陽府下亦載堯陵儒臣按語云前人皆謂堯陵在濮州惟塚墓記謂在平陽冢墓記雖後出然都平陽卽葬平陽亦

其宜也故存之此論與錢侍郎閣合矣唐人祭堯於平陽

但未明言是陵墓所在王充論衡堯葬冀州必非今之濮

州也

伏滔述征賦則謂在城陽
晉書城陽下亦列堯冢

竹書紀年舜五十年帝陟沈約注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
葬焉今海州海州人謂帝舜葬於海州蓋據此立說

帝堯陵在山東濮州帝舜陵在湖南寧遠掌於禮官然說者
謂堯陵在平陽舜陵在安邑本朝錢太史曾疏言堯墓實在
平陽請正其事爲部議所格明張萱謂舜無南巡之事當從
孟子卒於鳴條爲今之安邑無疑其地猶名鳴條岡也又引
徐鑿說曰山海經謂蒼梧之山帝舜葬其陽丹朱葬其陰夫

舜以唐封丹朱地與安邑相近若蒼梧爲零陵之山則丹朱何緣亦南巡而葬彼耶蓋地有同名者或鳴條一名蒼梧且舜葬蒼梧出於禮記禮多漢儒流傳之言恐不如孟子之可信也 予按竹書紀年四十九年帝居鳴條五十年陟沈約注曰鳴條有蒼梧山今海州因沈約有此語海州人遂謂舜陵在其鄉予意海與解音相近吾鄉之人讀解與海無別沈約所謂海州恐卽是解州之訛耳 因學記聞引九域志謂海州有蒼梧山海州人許喬林作海州文獻錄則疑而未信也 呂氏春秋謂舜葬於紀是又一說禹穴自以會稽爲是蜀之禹穴是古之石紐只是禹生之地非謂禹葬之地也

漢書地理志上谷郡秦置縣十五今之懷來縣地卽秦漢之上谷也隋唐之上谷郡乃治易州而以懷來昌平隸涿郡兩上谷不同程大昌北邊備對乃云漢緣邊九郡上谷易州誤以唐之上谷爲漢之上谷

漢之朔方郡在北隋之朔方郡在西卽今之寧夏在漢則爲上郡也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皆誤以隋之朔方爲漢之朔方

黃帝時涿鹿城在今保安州東南四十里非今之涿州也涿鹿山亦在保安

北嶽恒山之祀舊在中山之曲陽今移祀於渾源州論者或

疑之宋呂頤浩燕魏禱記謂北嶽在大茂山山大半陷敵境
移廟於中山府曲陽縣是宋人已有此論 廣博雅曰舜巡
狩北嶽至大茂山值大雪不能上乃遙祭之忽飛一石墮帝
前祭畢又飛至曲陽遂於曲陽立廟此說不知出何書 晉
書上曲陽有飛狐口唐書飛狐與靈邱並屬蔚州則飛狐一
路將千有餘里渾源之恒與曲陽之恒山脈相連固亦一山
耳

孫淵如謂嵩高山卽是放讎兜之崇山不知何據

孫說見一
切經音義

注

吳語吳王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注江謂松江去吳五十

里又三江環之注謂松江錢唐江浦陽江

禹貢三江漢爲北岷爲中浙爲南新安金修撰禮箋說

修撰名榜

禹入裸國則釋冕黻未言裸國爲何地論衡曰禹時吳爲裸

國斷髮文身任昉述異記則曰桂南東南邊海有倮川桓譚

新論云呈衣冠於倮川謂海上有裸人鄉

西方亦有倮國出淮南子

舞出前溪歌憐子夜前溪在德清縣大唐傳載謂彼時尚多

習樂者江南聲伎多出於是今則不聞矣

西塞山前白鷺飛西塞是浙之西塞非楚之西塞也

浙之西塞在烏

程縣楚之西塞在西陵縣

任昉述異記魏武帝陵中有泉謂之香水一說香水在并州

香山其水潔香浴之去病

吳亦有香水謂是西施浴處

杜詩石壕吏石壕卽今硤石驛

見九域志

晉書并州名并者以其在兩谷之間

程恩澤曰國策魏策又取蒲衍首垣此蒲乃衛蒲邑非舜都之蒲坂鮑注河東蒲坂誤

宋太原城卽三交城見陸放翁老學菴筆記

太原府城內有巨鐵常露其頂掘之則深入不出曰鐵母今

有鑛鐵祠

名勝志

永嘉元年劉淵築鵝城於清源縣東南時洛陽步廣里地陷有二鵝飛出蒼者衝天白者止此淵以蒼者高舉爲北部騰

上之象築城應之

晉祠在太原西山下古臺駘澤也齊神武詣祠盡禮

元和郡縣志晉祠一名王祠祠唐叔虞在晉陽縣西南十三里 貞觀十二年太宗幸并州製銘并書勒石在乾陽門街

又明皇有御製起義堂碑亦在乾陽門街 今太宗晉祠銘尚存明皇起義堂碑則亡矣

洞澗水源出樂平縣西四十里隄泉嶺至平定州合浮化水西流至壽陽縣界土人名冷泉河合黑水經榆次東十五里合流村台大涂水又西五里合洞澗水又西蒲水南出蒲谷北流注於洞澗又西與原澗水合入汾又西南爲淳湖涂水

注之

渾源五臺皆出硯淡紫色保德出硯綠色垣曲出硯黑色垣

曲者差良

秦武域
辨香錄

吾縣驛名同戈蓋洞渦之訛然余嘗疑水名何得作地名後

閱唐書地理志太原郡注有府十八

此謂

內列洞渦之名乃

悟以軍府之名名之耳

吾徐溝本清源縣之一鎮見元豐九域志金大定二十九年

乃割其地立縣治 國朝乃省清源併入徐溝是徐溝從清

源分出而轉併清源故清源人至今不甘山西省志以清源

爲古梗陽城以徐溝爲古梗陽鄉似近於理 廣輿圖於徐

溝列古地名目爲清平榆次晉平於榆次列古地名則目爲
晉陽中都涂水

郡國志煮眉間赤之地在臨汾縣 眉間赤事御覽引列士
傳孝子傳吳越春秋今吳越春秋無此語

唐語林謂太原以北晨行煙霧之中見雉堞如海市今則未
聞有此異

自井陘至平定有關曰故關蘇詩故關黃葉滿行轡當卽此
關也

今獲鹿井陘之山路在唐謂之士門口卽太行八陘之第五

陘見太平
寰宇記

黃龍府在開原縣境五國城在甯古塔境

甯古塔卽金會甯府去黃龍府一千五百里金曰上都有故

城城西南角有天會年斷碑正書

吳漢
槎說

塔子溝東南三百里有瑞雲山遼於其地設海濱縣改隰州
隸來州金皇統廢隰爲縣仍隸來州後來州改宗州又改瑞
州元廢縣爲鄉

遼金元之利州在熱河塔子溝通判所治東北七十里俗名

大城子 又呼爲小三座塔

利州卽古
白雲地

興中故城人稱爲三座塔

元時屬
懿州

古北口外地於金元時屬興州宣興縣

在承德府東
南四十里 開平縣

有界石

元時

北開平縣界東宜興州界興州有興安宜興二

縣 國朝設黃旗通判治之後仍改開平縣

遼時有兩炭山一在歸化州卽今宣化府萬全縣境一在後

魏之滑盪縣卽今獨石口外興和故城東北

土人或謂爲黑龍山或謂爲黑

老遼史置羊城於炭山之北以通市易又有清暑炭山射虎

炭山之文皆謂興和城北之炭山其地理志歸化州有炭山

承天皇后納涼於此則是歸化之炭山也

癸辛雜識高麗以北地名別十八華言五國城也

關帝初封漢壽非蜀之漢壽乃武陵之漢壽也昭烈得蜀乃

改葭萌爲漢壽以封帝

漢衡山郡爲秦九江郡所分蓋今之六安州非楚之衡山也

晉成都王穎所封之成都乃割華容監利江陵豐國四縣地

別置成都非蜀之成都也

見晉書
荊州序

丹徒有地名諫壁 葉奕苞金石錄補載宋臨澧侯劉使君

碑

秦始

有葬於丹徒練壁之語

在碑陰

是當作練壁不當作諫

壁

宿遷有地曰峒嵒置巡檢司通鑑乾祐二年徐州將成德欽

敗唐兵於峒嵒鎮胡三省注峒達貢翻

誅紂伐奄奄卽曲阜漢儒所謂淹中

吳鴛部名唐林因生於嶧縣取古地名以爲名也然荊州亦

有唐林見文選王粲贈士孫文始詩注

北道刊誤志君子淀多魚鼈菱芡按此卽是今之趙北口
河間有縣曰任邱說者謂是任君之墳葬此因以名縣非也
北道刊誤志引舊圖經三郡記曰漢元始二年中郎將任邱
築此城故名是任邱乃人名因以名其地也

秦晉之交黃河岸旁有大鐵牛初以爲前人作之以鎮水患
能改齋漫錄曰河中府有中潭其上有舜廟及井唐明皇始
爲浮橋鑄鐵爲牛埋之地中以繫橋纜是牛乃唐物今則不
復能作浮橋於黃河矣

趙州石橋甚工綴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上有勾闌皆

石也並爲石獅子龍朔年中高麗謀者盜二獅子去天后大足年默啜破定州賊欲南過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一青龍卧橋上奮迅而怒賊乃遁去

朝野僉載

張彧有銘見文苑英

華

河朔訪古錄載趙州平棘縣石橋名安濟乃李春所造橋上片石有驢足迹世傳神仙張果老所遺果爲平山縣人距趙州近也或云驢迹乃匠者之戲有永通橋視安濟差小石工尤精 二水合流於橋下是汶沙兩水也 橋旁有碑乃王革撰又有小碣刻橋圖并時人題詠

自張家口至科布多凡設臺站四十九以通斥埃傳羽檄後

裁定爲二十九臺

狼居胥山趙璞函

文哲

曰似今所謂杭愛山者而非漢書右

北平之白狼山也

此山在喜峰口東北

漢書刑法志景帝元年詔曰當笞者笞臀如淳曰先時笞背也則禁笞背不始於唐太宗矣

宣帝紀地節四年詔金繫者或以掠辜飢寒瘐死獄中當從如淳法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瘐故下又云以掠笞若瘐不復言飢寒也

其開籍田應劭以爲典籍韋昭以爲籍借臣瓚以爲蹈籍按以左傳籍稻論之則瓚說爲長

天漢元年應劭曰時頻年大旱故改元爲天漢以祈甘雨師古因引雲漢詩爲證竊意武帝好大天漢者蓋比漢於天也非雲漢之謂

太和元年閉城門大搜當從李奇說搜巫蠱也師古謂此時巫蠱未起前元光五年不已因巫蠱廢陳后耶二年大搜亦當從晉灼說爲搜巫蠱觀上文禁巫祠道中可見

太始三年禮曰成山登之朶浮大海山稱萬歲世知嵩不知之朶

本始四年詔曰其令大官損膳省宰師古曰宰爲烹殺也按宰是官名省宰謂省此膳宰之官

高帝數項羽十罪前人謂先數負約後數弑義帝爲失輕重
今按其語氣固是由輕而之重非倒置也

張良傳狙擊秦皇帝說文狙字訓一曰犬暫噬人者蓋突然
之意應劭徐廣訓狙爲伺非也

漢書食貨志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以爲
疎濶師古注曰莽以漢家制度爲太疎濶而更之令陋小此
解非也蓋言莽謂漢家制度爲疏忽寬濶而鄙咲之以爲陋
小故易單于印貶眈眈爵皆所以示其尊大嚴密耳

高祖紀縱觀秦皇帝師古注天子出行放人令觀非也謂高
祖縱意觀之耳 大者王小者侯謂大則昇以王爵小亦昇

以侯爵師古注謂大者爲橫小者其徒屬亦非 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謂諸侯新受封未能圖功自効故不習法令而致刑也師古注新立謂新卽帝位失之矣 朕之不明與嘉之意謂以朕之不明尙能供養高廟已爲可喜也嘉猶言喜耳如淳晉灼師古三解皆非

後漢書無以十一月十二月虛囚蓋以冬至後當助陽抑陰也今乃以冬至決囚古今不同如此

漢惠帝以舅納甥爲后後漢章德竇皇后東海王疆之外孫女也肅宗爲東海王之從子而以竇爲后亦以舅納甥也時遭元二之災或謂是元元兩字二乃重文或謂是元年二

年當以元年二年爲是

班超表云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其語意謂酒泉距長安近而玉門距長安遠也注謂玉門去長安三千餘里酒泉去長安八千餘里誤矣賢曰去長安二千四百里得之

古封爵皆以地無以美名者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封武安侯以頂羽爲魯公封長安侯此乃美名之始趙封李牧爲武安君以擬白起亦美名之意

宦者張釋卿爲列侯是中官封侯之始

元帝時多秕政然求直言重民事拳拳致意猶勝後世之暴

虐自雄者是以班氏謂其號令溫溫有古之風烈

潘濬謂樊妣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通鑑胡三省注侏儒優人觀其一節足以驗其技此注非也侏儒謂短人一節謂身之一節如四支或一指之類謂以其一節之短便可見全體之短耳

淮南子說林訓曰見象牙知其大於牛一節見而百節知也正是此意

趙高生而隱宮注曰刑皆顯於市朝餘刑在於隱室故曰隱宮此說非也隱宮謂生而不男俗謂天閻者

孝文本紀陰安侯頃王后定是兩人一高帝伯兄之妻一高帝仲兄之妻非一人也

少帝及其三弟孝惠子耶呂氏子耶疑莫能明恐平勃迎立

歟
新君概誣爲呂氏子而殺之耳曲逆無後亞夫餓死或天道

孝武紀北發自是國名晉灼說是

武帝以征和建元應劭謂征伐四夷天下和平意終迂曲愚
意征是延字篆文互似不隸書誤作征沿至今而不改

哀帝紀六月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謂赦令之外皆
除之非謂此制書非赦令而除之也

項羽傳殺羽者五人有王翳呂勝而功臣表作王翳呂騰又
功臣位次有闕者有複者必有舛誤當求善本校之 曲逆
在四十七留侯在六十二亦不可解

百官公卿表博士下謂元帝永光元年分諸陵邑屬三輔王莽改太常曰秩宗此語應置於奉常下誤置於此

郎中令下顏注五兵謂弓矢戈矛戈戟蓋弓矢爲一兵也

典屬國下御羞如淳注揚雄傳謂之御宿愚按宿有秀音與羞相近

漢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汲古毛刻只分作十二章非也當從古詩紀以大孝備矣爲第一七始華始爲第二我定厯數爲第三王侯秉德爲第四海內有姦爲第五大海蕩蕩爲第六安其所爲第七豐草萋爲第八雷震震爲第九都荔遂芳爲第十馮馮翼翼爲第十一磴磴卽卽爲第十二嘉薦芳矣爲

第十三皇皇鴻明爲第十四孔容之常爲第十五承帝明德
爲第十六然猶欠一章不知漢書十七兩字誤耶或者大孝
備矣七始華如此兩章當分作三章以三韻爲一章亦可通
也毛刻將海內有姦至樂民人作爲一段又將馮馮翼翼四
韻截開皆誤其都荔遂芳下之桂華二字馮馮翼翼下之美
芳二字皆側注是曲名耳毛刻乃作正文連綴致不可通尤
大誤也五禮通考將皇皇鴻明之俊則師德四句截作一章
以合十七章之數

郊祀歌匡衡奏罷鸞輅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在惟泰元
篇九夷賓將之下別作一行毛刻乃誤將涓選休成四字提

寫於天地篇天地並况之上又匡衡奏罷黜繡周張更定詩
曰肅若舊典在天地篇神夕奄虞蓋孔享之下別作一行毛
刻亦誤將肅若舊典提寫於日出入篇日出入安窮之上此
亦大謬初學讀之必爲所誤萬厓問錢唐鐘氏刻本與毛刻同

劉生說漢高據成皋有杜太行之道據飛狐之口之語太行
猶近飛狐則遠矣不知何故連及之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奸也內長文所以見
愛也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引魯自明解云內長文三字蓋
而肆赦之訛而與內形相近長乃肆之半文乃赦之半此極
有理

作史最難其文工者其事疎其事詳者其文冗史漢之文雄
奇而紀或失實傳多不備後人作史於事詳矣而文不足傳
準古酌今惟當取法歐陽五代史簡練綜核亦可稱良矣

元人修宋史多腐語其論事亦多迂見而不切事情略舉數
則 陳安卿之言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

猥陋而不可通與今之八比調語無異 單煦捕二盜治
之不承縱使之食甲食之既乙不下咽執不下咽者訊之果
殺人者 此亦偏見不可爲訓凶悍之徒既殺人已拚一死
亦可從容飽啖良民被誣愁懣急迫容不能食如謂不能食
者必是畏罪情怯恐大誤 明鎬巡邊軍士多挾娼者鎬欲

驅逐恐傷將士心會有忿爭殺娼者吏執以白鎬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娼婦聞皆散走 軍士挾娼嚴治之尙恐其不畏豈微詞示意便能戢之且鎬旣不治矣彼娼又尙肯散走哉此尤不情若今之治戎者效此所爲則軍士益將橫恣 宋高定子知夾江縣鄰邑有爭田者久不決定子指一人之契爲僞其人不服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契內何得書嘉定元年正月其人語塞 按此語雖可折其爭但於事實尙非愜允蓋詔書未到之先民固已知改元卽可以之書券不必定俟詔至也 趙開領四川財賦宣司獲僞錢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有司議以死開白張浚曰相君誤矣

請加宣撫司印引卽爲真是相君獲三十萬之引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沒稱善遂如開言 此乃極可咲譬有人冒稱職官事發不治而從而冠帶之謂朝廷多得一士此人亦免於咎戾可乎不可乎

宋史何鄭傳石介死夏竦謂其詐下京東體實謂體察虛實宋人恒有此語殿板考證乃疑爲有誤胡宿傳舉將小絳吏議舉將卽是舉主之意謂之將者指方面爲帥者言之考證亦疑爲有誤鄭獬傳權發遣開封府權發遣彼時固有此稱考證亦疑爲有誤此三者皆考證之陋也枝勘時諸臣各分卷帙學識不同亦有舛陋如斯者 獬傳有按問新法四字

當是倒置應作新法按問

淮南子謂秦使蒙公楊翁子築城備胡楊翁子當是楊端和武帝令越巫詛董仲舒仲舒無恙而巫死見風俗通唐令胡僧咒傳奕正與此相似

漢高與項羽戰於垓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孔將軍是孔聚費將軍是陳賀西京雜記謂假爲名號陋矣婁敬所因之虞將軍則不知其名

史記律書黃帝合而不死 不死謂其法不滯

高帝四年令天下祭靈星此謂祭龍星 以行雩祭

田蚡與韓安國共載怒之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爲首鼠兩

端注以禿翁指竇嬰殊無意義當是蚡謂與安國同是禿翁當相援重禿翁謂老而髮落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列干支一格於共和元年上著庚申字下訖敬王四十三年著甲子字此殆後人讀史者附益爲之非史公之舊

漢賜民爵戶一級每戶一人得爵故可轉鬻於人非盡人賜以一級也記或云賜民爵戶一級或云賜民爵一級文有詳畧耳

越勾踐滅吳後盡有吳地與齊魯接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哀公欲以越去季氏亦必以其相近也左傳哀二十七年越使

后庸來正邾魯之界范蠡變姓名居於陶爲陶朱公陶爲今之曹縣亦相近也然古今目淮北淮南皆爲楚地史記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以北故楚得東侵廣地至泗上于意越非不能正其土宇必勾踐亡後國勢或衰爲楚所奪而不能爭但書傳無文不能知在何君之世耳

晉殺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是趙氏之廢由於莊姬史記乃爲屠岸賈程嬰公孫杵臼之說不合於情理史公好奇誤采曲說宋人自以爲趙衰之後乃封程與公孫兩人可笑也

韓非子曰顏回明仁於度穀程嬰顯義於趙武度穀似是人

名而不可考程嬰則可爲史記添一証佐

史記又謂鄭相有徐摯在子產之前此亦無稽之語采自小
說家與程嬰公孫杵臼相類

漢書瓚注引汲冢書三段皆不見於今本

丹鉛錄

漢書高紀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如淳晉灼以爲衍文李奇謂
是繼母按楚元王交傳謂是高祖同父弟也若是庶出可云
庶弟今只言同父明乎異母而非庶出或高祖竟有繼母李
奇之說不爲無見

張雲璈亦
持此論

母弟謂同母弟也史記季布母弟丁公索隱注布之舅也是
以爲布母之弟但漢人多同母異父者如田蚡衛霍之屬是

也其爲布母之弟耶抑同母之弟耶當再考之

後漢書孝和帝名肇李賢注曰大可翻此大誤也肇字從無此讀通鑑亦承賢之誤而未改

蕭何封鄼侯鄧禹亦封鄼侯見范雲辭吏部封侯表引東觀漢記

技巧六廐官技巧六廐各爲一官師古謂以技巧之徒供六廐誤矣 六廐自是常供芻草

主爵中尉注馮翊在太上皇廟西入下有缺文

越騎校尉愚按越人不善乘馬此只是以胡越對舉但謂夏人非真用越人也

律歷志太史令張壽王謂化益爲天子代禹驪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之間

五行志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此事謂是成帝廢許后之應則建昭當是建始誤始爲昭

項籍傳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服虔注曰南方之老人也愚按藝文志陰陽家南公三十一篇是南公實有其人非泛指老叟且南公善占非怨詛也

杜欽傳視二宮之喪膳謂景帝之王皇后此時稱太皇太后元帝之王皇后此時稱皇太后一則成帝之祖母一則成帝之母也韋昭注成太后與成帝母也成字上落一昭字景帝

王皇后又稱昭成太后

藝文志詩類列經故傳共十四種而總之曰凡詩六家不知如何分屬亦無注解愚意當是魯齊韓后孫毛爲六家

齊王肥尊竒魯元公主爲齊太后其時張敖尚在也夫爲宣平侯而妻爲王太后固已可怪惠帝又以魯元女爲后以舅納甥尤可怪

高后謂劉章曰顧乃父知田耳師古注乃父謂高帝愚謂是指齊王肥顏說非也

燕王旦傳謂旦上疏告霍光霍光傳則謂上官桀使人詐爲燕王上書

館陶公主以董偃自侍武帝呼爲主人翁雖可笑然公主卽是陳皇后之母此時陳后已廢而帝待館陶恩意不衰不失爲厚

二疏告歸祖道東都門外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歎息可也何至下泣耶

楊惲報孫會宗雖有怨意而無怨詞何至腰斬殆別有讒之者非關此書若就書求之惟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此語觸諱

韋昭注國語曰燕召公之封姬姓

周語率狸姓注謂丹朱之後丹朱何故改姓狸春秋時亦未

聞有狸姓之國

羊舌氏見於國語蓋公族也姓氏書謂本姓李因不食盜羊理之其後發視惟餘羊舌遂以爲號望文立說荒唐不足據吾鄉姓員者讀若運唐世語云令公四俊苗李崔員知唐時固已讀員爲運矣 伍員之名則讀若雲

水經注有真人帛仲理墓仲理名護巴郡人此姓亦希有朱文公門人晏淵曩音緩晉有曩清見困學紀聞所謂曩清不知在何書當再檢之

楊升菴謂晉士會當作土會以范文子自謂唐杜氏取杜之半也語甚新而亦甚辨然予不敢以爲是

菽園雜記謂廣西有庚姓吳中謂以兩手度物曰庚余不知廣西今有此姓否而直隸實有之

僻姓容齋五筆卷一引風俗通 異姓見丹鉛錄卷十

吳橫鄭注坊記引燕義

董子曰殷之德陽德也故以子爲姓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爲姓語新而謬古之姓皆從女非獨姬也

古人有以太公爲氏者不知何出太公謂太公在

明人有猛如虎此氏不見於前代惟漢書藝文志五行家有猛子閻昭二十五卷可爲此氏之始矣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江東矯庇子疵爲駢臂子弓之弟子漢

書魯橋庇子庸爲駢臂子弓之師子疵當卽是子庸文小誤爾史公雖在前似不及孟堅留心於諸儒源流後儒亦多引班說無引史公者當從班說爲是橋仁治禮爲梁國人去魯猶近當是子庸之族若江東人傳易則吳人必於言游之後首屈一指東晉以來茂爾無間知彼時亦不以史公之言爲是也

揚倬注荀子中之子弓曰仲弓也王弼解子弓則曰朱張字也其道與孔子同故孔子舉逸民於張不置議論韓昌黎曰子弓當是駢臂子弓傳易者

唐時先儒從祀孔廟者二十一人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

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公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
盧植鄭康成服慎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 見皮日休請
祀韓文公於太學書

唐以前孟子一書猶居諸子之列皮日休曾有書欲列孟子
於取士之科見亦偉矣其時莊列列於科而孟子未得與唐
人之列於科猶漢人之列於學官也
公羊高穀梁赤世或疑古無其人謂其姓不他見也禮雜記
有公羊賈是有公羊矣

唐蔡鵬著說謂子路不留其身以事夫子而輕徇孔悝之難
當罷其從祀亦怪矣哉文見文苑英華

劉勰新論九流以晏嬰子思孟軻荀卿同列儒家

史記於孔子世家謂弟子身通六藝七十二人如濁鄒之徒
乃弟子列傳列七十七人而濁鄒不與何耶正義曰濁鄒不
在七十七人數內蓋以濁鄒屬下句頗受業者甚眾爲一句
也世家又記公良孺爲人長賢有勇力解蒲人之難而弟子
列傳乃列於公孫龍四十二人無可紀述之中亦疏也或以
爲已叙入世家不煩復見耶若孔忠字茂說苑謂孔茂宓子
賤同時仕茂自謂有三亡史記但列茂名而此事未載說苑
在史記後或別有所據耳茂卽孔忠是
孟皮之子孔子世家七十一人
弟子列傳七十七人索隱曰家語亦作七十七人惟文翁孔
廟圖作七十二人正義曰濁鄒非七十七人數也則七十二

人當是七十七人

皇侃論語義疏序曰孔子弟子有二十七人見於論語按二十七人以史記校之當是顏子閔子伯牛仲弓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曾子有子子張公冶長子賤南宮适樊遲公西華原思漆雕開巫馬旗司馬牛澹臺滅明顏路曾皙高子羔公伯寮而琴牢陳亢申振似皆不與以史記未列作弟子也特公伯寮慙季路於季孫恐非及門之士序又云古史考則云三十人謂林放澹臺滅明陽虎亦是弟子按所謂二十七人如依史記則滅明已在其內不應複出若二十七人本無滅明在內則不知應以何人補之且以陽虎爲弟子視

以公伯僚爲弟子尤可咲所謂古史考當是譙周所作

陳亢弟子

見論語集解引鄭康成注

史記有而家語無者 公伯僚 秦冉 鄒單 申黨 鄭

國 顏何 史記共七十七人

家語有而史記無者 琴牢 陳亢 懸直 申績 薛邦

家語共七十六人

懸直卽鄒單也申績卽申黨也薛邦卽鄭國也此三人皆可去一留一公伯僚定非弟子史公誤列耳琴牢陳亢漢儒指爲弟子當退公伯僚秦冉而錄琴張陳亢其顏何一人索隱曰家語字稱是古本家語列有此人當錄之仍合

七十七人之數 漢儒亦以公伯僚爲弟子本於史記

宋時臣僚奏請以歐陽文忠司馬文正蘇文忠范文正配享孔子趙衛公謂范歐不若司馬與蘇後又有請以十人從祀者乃指胡翼之孫明復邵堯夫周茂叔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司馬君實歐陽永叔蘇子瞻事皆未果今則周茂叔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皆以先賢從祀胡翼之邵堯夫范希文司馬君實歐陽永叔皆以先儒從祀獨遺孫與蘇兩人

孔門十哲之目始於唐元宗開元八年其時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進會子於十哲

申棧史記不在弟子之列但有申黨字周家語有申績或作

申續亦字周以是知家語之申續卽史記之申黨漢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是以申棖爲申棠棠與黨近以是知申黨又卽申棖故鄭康成謂申棖爲卽申續蓋棖也黨也棠也續也續也實一人

滌臺滅明是弟子見大戴禮將軍文子篇顏涿聚是弟子見呂氏春秋

史記謂顏濁鄒爲孔子弟子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而學於孔子淮南子曰顏喙聚梁父之大盜爲齊之忠臣左傳哀二十七年賞顏涿聚之子以其父死於陘之役陘之戰被禽者顏庚也是顏庚顏涿聚顏喙聚乃一人漢書古

今人表顏濁鄒

一本作燭雜

師古曰涿聚子也是濁鄒非卽涿聚

說苑正諫顏燭趨進諫景公晏子春秋燭鄒主鳥皆別是一

人非此顏濁鄒

正諫當以顏燭爲名趨進二字相連爲文下文又云趨進揜袖可證主鳥之燭鄒並未言

姓顏阮文達謂濁鄒涿聚喙聚燭趨燭鄒固只一人殆小誤也

阮語見經籍纂詁涿字下韓詩外傳謂顏鄧聚主鳥

任昉王文憲集序山庭異表李善注引論語摘輔象曰子貢

山庭斗竊口故子貢至孝愚按經傳無言子貢孝者僅傳斯

語

汪文端

由敦議鄭眾盧植鄭康成服虔范甯五人當仍從祀

聖廟

本從祀明中葉罷之

黃勉齋

幹

方正學

孝孺

王文恪

鏊

湯文正

斌

陸稼書

廬其

李文貞

光地

皆當從祀黃湯陸皆得祀方王李

則未得與論者謂湯文正之學近於陽明陽明已從祀矣故文正亦得之

前明廢聖廟堦象余竊以爲不然菽園雜記謂開元八年改十哲爲坐像則唐以前已爲像矣成都學有文翁琢石像則漢時已有像矣且尋常細民必瞻對神像乃生肅敬之心若只見一牌則漠然不以關懷是不若堦象之爲得也今闕里孔廟堦像乃雍正間奉旨復堦者超越前明遠矣

駢儔子弓之弓是之變文卽是玄字故與臂相發非弓矢之弓